

刘心武文存16

[1958—2010]

儿童文学卷

善的教育

刘心武◎著



· 013931952

I217.62

72

V16

刘心武文存16

[1958—2010]

儿童文学卷

善的教育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

72

V16



北航

C1639097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888180810 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善的教育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2.11

(刘心武文存; 16. 儿童文学卷)

ISBN 978-7-214-08205-3

I. ①善 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09113号

书 名	善的教育
著 者	刘心武
责任编辑	刘 焱
统筹编辑	李 丹
特约编辑	朱 鸿
文字校对	陈晓丹 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book-wind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7.25
字 数	258千字
彩 插	4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8205-3
定 价	34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▲ 1955年在中山公园五色土



▲ 刘心武 (2005 年)



▲《小猴吃瓜果》（1979年）封面



ぼくはきみの友だちだ

劉心武作 石田稔訳 永沢まこと絵

福武書店
児童文学シリーズ

創刊

公園で若い女の人とケンカしたら、その人、ぼくの新しい担任の先生だったんだ 友たちの金魚がはらいたをおごしちゃって、さあ大変
新しい中国の子どもの姿を、生き生きのびのび描いた新鮮な一冊

小学校中学年から 選びぬかれた子供の本/福武書店 ● 定価1100円

福武書店

▲ 《我是你的朋友》1987年日译本封面

《刘心武文存》出版说明

《刘心武文存》收录刘心武自 1958 年 16 岁至 2010 年 68 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 900 万字。《文存》共 40 卷，按文章门类收录，计有长篇小说 5 卷、中篇小说 4 卷、短篇小说 5 卷、小小说 1 卷、儿童文学 1 卷、建筑评论 2 卷、《红楼梦》研究 4 卷、散文随笔 11 卷、杂文 1 卷、海外游记 1 卷、多品种（图文交融文本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剧本、足球评论、译述）1 卷、创作谈 1 卷、理论批评 1 卷、早期（1958 年至 1976 年）作品 1 卷、自述 1 卷。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，收录定有遗漏，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，相信均已收入。

《刘心武文存》各卷均附有《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》及《刘心武著作书目》，可备检索。

编辑出版《刘心武文存》的目的，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

刘
心
武
文
存

16

目录

玻璃亮晶晶 · 001

能吃的竹篱笆 · 013

看不见的朋友 · 023

母校留念 · 030

笑 容 · 053

我是你的朋友 · 059

八十六颗星星 · 102

我可不怕十三岁 · 116

达·芬奇的故事 · 132

喊 山 · 168

善的教育 · 175

熄 灭 · 230

小猴吃瓜果 · 238

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· 240

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· 249

玻璃亮晶晶

张小征呵了一口气，再用干布一擦，把窗玻璃擦得闪闪发亮。他满心欢畅地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朝外望去，校园里丁香树的花丛在朝阳下闪光，一队穿工作服的大同学，谈笑着走向校办工厂，两个滚铁环的小同学，嬉笑着追跑过来，惊动了悄悄地在丁香树下背英语单词的两个女同学，她俩拨开缀满花球的树枝，好奇地朝他们张望着……

我们的学校多美好！张小征侧过头，更仔细地检查着玻璃窗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灰圆的雨点印，擦掉它！呀，是在玻璃的那一面……张小征正打算弯过胳膊去擦，忽然，对面闪出了一张长着翘鼻子的笑脸，两只大眼睛冲他眨了眨，便伸出右手用抹布去擦那个雨点印——这是汪铭，原来他也提前到学校来了，要把教室的窗玻璃擦得亮晶晶。

张小征心里热乎乎的，隔着玻璃比画了个刮鼻子的动作，便同汪铭里外配合着揩擦起来。张小征一边擦着，一边不禁回忆起三年来的种种事情……

—

那是1974年的春天，校园里也盛开着丁香花，但树枝上留着被粗暴的攀折过的痕迹，折断的枝子挂下一缕青皮，冒出泪水般的树汁……

教学楼的窗玻璃有些被打碎了，来不及换上新的，这里那里便出现了一些钉着

三合板、糊着牛皮纸的窗户……

那时候，张小征和汪铭他们刚刚升上中学，张小征是班长，汪铭是他同桌。他俩那会儿可合不来呢！

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全校大扫除。张小征正擦着那块窗玻璃，突然，“咣”一声，飞来一块石头子儿，玻璃顿时被打碎了。幸亏张小征两脚往后一蹦，飞落的碎玻璃才没划破他的肉皮。周围的同学一齐叫嚷起来：“哎呀！”“谁使的坏？！”“准又是汪铭跟玉牛！”

果然是汪铭跟杜玉牛打的玻璃。张小征气愤地跳到窗外时，甬道上，班主任阮老师已经截住他俩，打扫甬道的同学也都围了上去。

班委徐蓉蓉顿着长柄扫帚，一对抓鬃跳动着，首先冲他俩开了炮：“人家干活你们偷懒，还存心用崩弓子打玻璃——没羞没臊！”

好几个同学跟上去批评他俩。长着一对招风耳的杜玉牛咧着嘴狡辩说：“我们打鸟呢，谁存心打玻璃啦？……”

汪铭仰着头，两手抱在胸前，一只脚在地上打着拍子，左边裤兜里露出崩弓上的皮筋环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反正我没打！”

阮老师，这位 32 岁的有着运动员体格的男老师，努力压下满腔的怒火，足足有半分钟没说话。只见他牙筋抖动了一阵，用极耐心的语调对他俩说：“你们是存心破坏公物，还不认错，这很不好。玻璃窗好比是教室的眼睛，打碎了玻璃钉上板子，就好比一个人眼睛里长了‘萝卜花’，你们说有多糟糕！再说，学校的一砖一瓦都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，随便损害它，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呢？……”

杜玉牛垂着眼皮，多少有点自知理亏。汪铭却把鼻子翘着，打断阮老师的话，挑战地说：“甬来这一套！我可不是‘五分羊’！”说着，拿眼一膘站在阮老师身边的张小征。

张小征嘴唇咬成个“一”字，拧紧眉头望着汪铭，心里像滚锅开粥一样难受。汪铭把他叫成“五分羊”有一个来月了。那回上数学课，汪铭故意在兜里藏了个知了，它乱叫起来，惹得一些同学嘻嘻地笑。阮老师不得不停下讲课，要求带知了的同学

自觉把它扔出教室。全班同学都瞧着汪铭，他却装作没事，挤鼻弄眼地打了个假呵欠。张小征一火，便侧身从他衣兜里掏出知了，一挥手扔出窗外。汪铭揪住张小征胳膊要跟他算账，被阮老师的批评声和同学们的一片不满声制止了。下课后，汪铭撵撮杜玉牛，跟他一块把张小征叫成“五分羊”。还编了个“顺口溜”：“五分加绵羊，专帮老师忙，不会反潮流，是个大窝囊！”……

徐蓉蓉真替张小征着急。她双手紧紧攥住扫帚把，两眼盼着张小征给汪铭几句批评……咦，他怎么不吭声？他的个头比汪铭高出一指，唱起歌来比汪铭高一度音，而对着汪铭的多次挑衅，却从没推过他一把，也没大声跟他嚷嚷过……唉！再这样下去，班上那些个糊涂的同学，不更得把汪铭看成“英雄”，把他看成“狗熊”了吗？

张小征当然并不窝囊。他一时没吭声，既不是怕汪铭，也不是嘴笨凑不齐有劲的词儿，他在心里头琢磨眼前的事儿呢。他在想，自从报上一连登了张铁生等几个所谓反潮流的典型以后，学校里像汪铭这号本来散漫的同学变得更难办了，他们动不动顶撞老师，随便破坏公共财物，不但不害臊，反觉得自己挺有“反潮流”精神，还是个“英雄”呢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呀？

张小征正在想着，突然，汪铭在那里粗暴地叫喊着，他转过身，只见汪铭粗声地问阮老师：“你干吗骂我？你干吗骂小将？你搞‘师道尊严’！”一边质问，一边往上耸着身子。

阮教师沉住气，他严肃地盯着汪铭说：“这不是骂你——我还要重复一遍：你丢了魂了！没魂的孩子当不了革命小将，倒有可能让妖魔鬼怪勾引去当小鬼！你跟杜玉牛先把玻璃赔上，我以后再找你们细谈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向楼里走，步子挺重，他的心情更加沉重。

“我才不赔呢！”汪铭冲阮老师背影撇嘴一嚷，便拉上杜玉牛跑出学校去了……

二

张小征和徐蓉蓉找来牛皮纸，暂时把缺了玻璃的窗户糊上，又帮着板报组写完了板报，到办公室去找阮老师。

办公室的门虚掩着，他俩连喊了两声“报告！”里面没人搭腔，便推门走了进去。

夕阳给办公室染上了一层玫瑰红。老师们的办公桌上堆放着一叠叠的作业本，有的办公桌旁还倚靠着画好图形的小黑板。屋里一个老师也没有。

“没人！”徐蓉蓉失望地说。这时，屋角冒出一句奶声奶气的回答：“我在这儿啦！”

原来，在阮老师办公桌后面，一个才3岁多的幼儿园小妞妞，正坐在小马扎上，把阮老师坐的高椅子当桌子，用粉笔当积木搭东西玩呢。张小征和徐蓉蓉认出来，这是阮老师的女儿小芳。

徐蓉蓉马上蹲到椅子另一边，笑呵呵地对她说：“小芳，你搭什么呢？房子吗？不像！我帮你搭个火车吧！”说着便动起手来。

张小征双手扶住膝盖，弯下腰问小芳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爸呢？”

小芳得意地说：“爸爸老不接我去，我就自个儿到这儿来啦！他有事，让我在这儿等着……”小芳的托儿所就在学校隔壁，可阮老师的家离学校很远，阮老师每天要起个大早，把小芳送到托儿所来。每天下班后，总是一手拎着塞满作业本的手提包、一手拉着小芳，带她换两次公共汽车回家去。

这时，一个中年妇女匆匆地走进屋来，她是另一个班的班主任，只见她打开办公桌抽屉找出个本子，又匆匆地走了出去。也许，他们班的干部会还没开完？……

张小征直起腰环顾着办公室，当看到墙上毛主席“忠诚党的教育事业”的题字时，他两眼一眨，脑海里再次飘过一个念头：这些辛辛苦苦为革命操劳的老师，难道应该把他们当成我们造反的对象吗？……

阮老师迈着沉重的步子进屋来了，他浓黑的双眉拢在一起，仿佛一路都在寻思。

张小征和徐蓉蓉迎上去亲热地叫：“阮老师！”小芳也飞跑过去抱住了爸爸的腿。

徐蓉蓉连珠炮般地对阮老师说：“您找党支部汇报去了吧？汪铭真浑！处分他吧！您犯不上生他的气！这回他要是不赔玻璃、不做检查，我就……给他刷张比门还大的大字报！”

阮老师既没点头也没摇头，他问：“同学们对今天的事，都有些什么反应？”

徐蓉蓉又抢在头里回答：“当然生气啦！板报组出板报的时候，我让他们留出地

方来，抄了我临时编的一首诗，好几个人看了都说：‘痛快！’”说完她从兜里掏出题为《这啥算“英雄”？！》的诗稿递给阮老师看。

阮老师看诗的时候，张小征补充说：“也有不同的反应。有的男生说：‘人家汪铭就是棒，啥样的老师都敢顶。’有的女生说：‘汪铭真次！可最近报上干吗老表扬学生造老师的反呀？汪铭准是照着学的！’”

阮老师把徐蓉蓉的诗折起来放进兜里，拍着张小征肩膀对他俩说：“汪铭得批评，可眼下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，别的班也有跟他差不多的，咱班的杜玉牛不就跟着他一起折腾吗？还有不少同学思想挺混乱……党支部指示我们，要辨明风向，分清是非，坚持原则，从多数着眼，来搞好工作……”说到这儿，他打手势让张小征和徐蓉蓉坐下，小芳却使劲摇着他的大腿催问：“爸爸，爸爸！咱们什么时候回家呀？”

阮老师低头抚摸着小芳的脸蛋，对她说：“你再自己玩会儿吧，爸爸还有工作……”

夕阳收敛了最后一道余光，晚风把几团柳絮吹进了窗里，屋里变得暗淡起来。张小征望了望撅着嘴的小芳，建议说：“阮老师，党支部的指示，我跟徐蓉蓉回去好好想想，天晚了，您该送小芳回家啦！”

徐蓉蓉立刻抱起小芳来，热情地说：“对啦对啦！阮老师，您改天再找我们商量吧！走，我送你们去车站！”

三

张小征和徐蓉蓉、阮老师分手以后，没有回家，而是朝坐落在胡同正中的一栋居民楼走去。汪铭就住在那栋楼里。

这天的事情发生以后，张小征心里就蹿出了一个小芽儿，就是跟汪铭辩论一场的欲望。几个小时里，这小芽儿固执地腾腾腾往上长，仿佛都要穿透他的胸膛了，可他没有向别人透露，连徐蓉蓉和阮老师也没告诉。他想，倘若跟徐蓉蓉一提，她肯定要跟着一块去找汪铭开战，到时候这门连珠炮一开，自己就说不上几句话了；不，他要单独跟汪铭辩论，要像大人跟大人辩论似的，不许耍赖、臭讹……

胡同的凸肚部分有棵老槐树，粗大的树干上安了个简陋的篮球筐，那还是张小

征的“手艺”呢；一群男孩子正用小皮球进行比赛，他们使劲挥着胳膊叫他参加，可是张小征只对他们笑笑，便走了过去；不知哪家的院子里飘出来香椿摊鸡蛋的香味，张小征突然感到饿了，可是他依然径直朝汪铭家走去。

汪铭家在四楼上头。张小征不像往常那样一步跳几级地上楼，而是像大人那样一级一级地往上走。登楼时，他心里盘算着，就和他辩论这个问题：“什么是真正的反潮流精神？敢顶撞阮老师这样的老师，敢砸玻璃，能算好样的吗？……”张小征心想：我要反对汪铭的错误态度！可他那错误的态度是谁教唆的呢？自己该怎么勇敢地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呢？这，一时还不大清楚……

张小征终于走到了汪铭家门前。他刚一敲门，屋里乱了一阵，但很快便安静了。他再接再敲门，里面始终没有人来开门。显然，汪铭也许估计到阮老师或者他是会找上门来的，所以现在屏住气儿假装谁也不在家。

张小征知道，汪铭的妈妈，一年前就跟他爸爸吵翻了，带着妹妹到他姥姥家住去了；他爸爸在一个机关里工作，整天不在家，要让汪铭把门打开，得想个巧法子。张小征忽然想起，有次他来找汪铭，正遇见楼门口传达室的老大爷来送信，老大爷刚敲了下门，喊了声“信！”汪铭便把门打开了；于是，张小征便粗着嗓门喊了两声：“信！汪家的信！”

果然，汪铭一下子便把门打开了，他一见是张小征，大吃一惊，还没来得及定下神，张小征已经进了屋。

屋里弥漫着香烟的气味，在一张沙发上，大模大样地坐着杜玉牛……张小征厌恶地皱皱鼻子：“你们抽烟啦？唉，你们这在干什么呀？”

汪铭嬉皮笑脸地说：“‘五分羊’，你又有告状的新材料啦！嘿，我还能再给你加上一条呢，瞧，这花瓶里的花是打哪儿掐来的？……”

张小征顺他手指一看，气得鼻翅直扇，敢情他掐了那么一大把学校的丁香花……

张小征本想心平气和地和他谈谈，可他实在压不住火了，就把书包从身上取下来，往空沙发上一撂，站定在那儿，气呼呼地对汪铭说：“咱们辩论吧！你敢吗？不辩出个苍蝇是苍蝇、蜜蜂是蜜蜂，我不回家！”

汪铭一点也不示弱，两手往身后一背，小鼻子一翘：“辩就辩，你说吧！”

张小征质问他：“存心砸教室的玻璃窗，算什么反潮流？”

汪铭摇头摆脑地说：“算响当当的反潮流！我爸说的，上头首长有话，学生砸几块玻璃算什么问题，好比当年工人砸资本家的机器，是一种反抗精神嘛！”

张小征反驳说：“咱们教室的玻璃是资本家的吗？！那是党和国家的呀！”

汪铭扬起下巴：“反正上头首长有话！”

张小征又反诘他：“阮老师哪点不好？你干吗老气他？”

汪铭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他干吗骂我没有魂？！”

张小征又反驳道：“他那不是骂你，是批评你！毛主席说过：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，就等于没有灵魂。’你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，就能说你没有灵魂！”

老实说，阮老师的那句话，汪铭当时听了，并没深想，经张小征这么一说，他一时还找不着词儿还嘴。

“还有，你们掐学校的花，抽烟……这叫什么行为？再不改，成流氓了！这能叫‘反潮流的小闯将’吗？”

汪铭抓住了话头，又恢复了勇气：“嘿嘿！你这是儒家的观点！我爸说，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好多是流氓出身的！掐点花，抽点烟，这是小节，法家不讲小节，你懂吗？哈！你全不懂吧！你爸就知道成天在厂里开车床，你妈就知道成天在服务所缝衣服，你知道什么？……”

汪铭的话，不但深深地刺痛了张小征，连原先坐在一旁观战的杜玉牛听了也不舒服，他的爸爸跟张小征的爸爸，在一个车间当工人，他的妈妈是个家庭妇女……趁张小征和汪铭辩论得正欢，他悄悄溜出屋去。

张小征听了肺都气炸了。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。他知道爸爸和妈妈懂得很多、很多……爸爸比他还小的时候，就被迫给资本家干过活，爸爸可没砸过机器，解放前夕他积极参加护厂斗争，在同破坏机器的特务搏斗中，左臂上留下了半尺长的刀疤……爸爸还是工厂理论小组的成员，他们对儒家斗争的研究，可有另外的观点，可惜他没细问过爸爸，否则他现在更能把汪铭驳得哑口无言……

张小征正要满腔激情地开口反驳，汪铭索性把他拉到窗边大书桌旁，塞给他一摞杂志，一边得意地说：“甭跟我辩论啦！你反正得碰钉子的！瞧，这《学习与批判》你看过吗？我爸期期都看，我说的，里面都有，这是上头精神，你要辩，跟它辩去吧，哈，你发什么愣呀……”

张小征迷惑而气愤地把手一甩，弯腰抄起沙发上的书包，使劲往肩上一挎，便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汪铭冲到楼梯口，继续嘲弄他：“‘五分羊’，傻眼了吧？‘五分羊’，露怯了吧？……”

四

这天吃晚饭的时候，张小征闷闷不乐，只吃了一碗，跑到自己的小书桌旁坐下来，他在思忖着，想写些什么。

妈妈叹了口气：“小征这个蔫包！如今可不时兴这个脾性啊……”小征爸爸一边衔着烟斗在修理竹笼屉，一边不时用锐利的目光端详着小征，说：“小征不是犯蔫，他是在犯倔呢！”

的的确确，张小征满肚子都是一股子倔劲儿，经过汪铭家里的一幕，他朦朦胧胧地感觉到，事情真不简单，一块被打碎的玻璃后面，不仅站着个蛮不讲理的汪铭，而且站着个拍着他肩膀夸奖他的爸爸，并且在这个爸爸背后，还有一些在报刊上写文章的人，这些人的后面，似乎还有什么把砸玻璃比成砸机器的古怪的“首长”……哎呀，怪不得阮老师总是又生气、又憋气，恨不得马上解决问题，又拼命压住火；怪不得党支部是那么个指示呢；为了保护一块亮晶晶的玻璃，得跟那些个挺神气的人物，去辩论才成哪……这算怎么一回事哟？

张小征决定给报社写封信。打八点多起，他便趴在桌上写呀写呀，他想想写写，写写又想想，一直到深夜……

第二天早晨，吃完早饭，张小征把头晚写完的东西重读几遍以后，突然猛地折了又折，扔到了一边，又几步迈到了爸爸跟前，激动地问：“爸爸，过去，有过工人砸机器的事儿吗？”